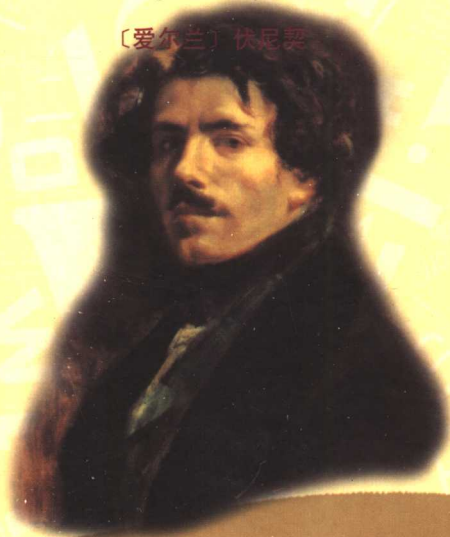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家庭金套装
小主人珍藏版
Xiao zhuren
ZHENCANGBAN

牛 虻

〔爱尔兰〕伏尼契



牛 虻

〔爱尔兰〕伏尼契

范 杰 译

前言

《牛虻》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小说，作者是爱尔兰著名的女小说家伏尼契。

伏尼契自幼聪明伶俐，喜爱阅读莎士比亚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深深敬佩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1882年，靠着继承的远亲的一笔遗产，进入柏林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在柏林期间，接触了进步思想，对意大利和俄罗斯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毕业后，她回到了英国，结识了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著名作家科拉甫钦斯基。科拉甫钦斯基的家，常是爱国志士和社会名流云集的地方，就在他的家里，他与波兰著名的革命者伏尼契相识相爱，1892年，两人结为夫妇。在这段时间里，伏尼契满怀热情地投身到革命活动当中去，并在科拉甫钦斯基的鼓励下，开始写作。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写成了她一生的第一部小说，亦是成名作和代表作——《牛虻》。

《牛虻》自1897年问世以来，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历史背景却是真实的。作品取材于19世纪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将意大利划成多个小国，使一块美丽、完整的国土支离破碎，加上反动教会的作威作福，人民苦不堪言，为了赶走奥地利人，为了争取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意大利人民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组织建立了烧炭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斗

牛 虻

争。1830年，气急败坏的意大利当局将烧炭党领导人马志尼放逐到国外，马志尼在国外组织了意大利青年党。这就是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关于主人公牛虻，保尔·柯察金曾这样说过：我敬佩他（牛虻）的英勇，他的超乎寻常的毅力，我敬佩与他具有同样品质的人，他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敬佩这样的革命者，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同集体的事业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牛虻本名亚瑟，出生于富商之家，从小养尊处优，心性高傲，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他逐渐认识到教会的反动和伪善，同心爱的姑娘琼玛一起参加了青年意大利党的革命活动，受尽折磨和凌辱，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再后来，他准备武装起义冒死偷运军火，不幸被捕，从容就义。在给琼玛的信中，他是这样描述牺牲的：我将走进院子，怀着轻松的心情，就像是一个放假回家的学童，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这一份工作，死刑就是我已经彻底完成了这份工作的证明，他们杀了我，因为他们害怕我，我还有什么求？牛虻热爱生命，执着于爱情，更忠实于他所选择的革命事业，可以说，女作家伏尼契为我们奉献了一个血肉极其丰满的十分可爱的真实的英雄形象。作品中所表现的英雄气节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和鼓舞了一代代爱国青年。牛虻的精神是不死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虻
快乐地飞来飞去

总之，把《牛虻》当作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国主义革命者的传奇来读也好，当作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来读也好，我们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纯洁的灵魂，一个英雄气长、儿女情短的热血青年，确实是令我们喜欢并心有所动的。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虻
快乐地飞来飞去

——牛 虻

第 一 部

第一章

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亚瑟正浏览着一堆布道手稿。这是六月里的一个炎热的晚上，窗户全都散开，百叶窗却是半掩着的，为的是有些凉意。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父停下笔来，慈祥地望着埋在手稿里的亚瑟。

“Carino，找不到吗？没关系的，那一节我就重写一遍。可能是被撕掉了，才让你白忙了这么长的时间。”

蒙泰尼里的低沉而浑厚的声音，悦耳的音色，倒给他的话语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才会具备这种抑扬顿挫的声音。他在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总含着一种爱意。

“不，Padre，我一定要找到它。你是放在这里。如果再写一遍，不可能和以前的一模一样。”

蒙泰尼里继续伏案工作。一只昏昏欲睡的金龟子停在窗户外，正在那里无精打采地鸣叫。“草莓！草莓！”从街道那头传来小贩悠长而凄凉的叫卖声。

“《麻风病人的治疗》，就在这里。”亚瑟从房间那边走过来，他那轻盈的步伐总是让他的家人感到恼火。他长得又瘦又小，不像是三十年代的一位英国中产阶级青年，而更像是一幅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一个意大利人。从小巧的手脚到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过于精致，太弱不禁风了。要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别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个

身着男装的女孩，长得楚楚动人。但是在他走动的时候，他那轻盈而又敏捷的体态使人想到是一只驯服的豹子，但是没有了利爪。

“真的找到了吗？亚瑟，没有了你，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肯定会老是丢三落四的。算了，我现在就不写了。到花园去吧，我来帮助你温习功课。看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他们走进修道院的花园，这里很幽静，绿树成荫。神学院所占的建筑曾经是铎米尼克的一座修道院。两百多年以前，这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曾经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笔直的黄杨树之间长着丛丛的、被剪得短短的迷迭香和薰衣草。现在，那些曾经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全都入土为安了，没有人再去想起他们。但是幽香的药草仍然在静谧的仲夏夜晚开花吐艳，尽管再也没有人去采集花蕊炮制草药了。石板路的裂缝长满了丛生的野荷兰芹和楼斗菜，院中央的水井已让位给了羊齿叶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玫瑰花象野生的一般伸出条蔓越过了小径；黄杨树篱闪耀着硕大无比的红莓栗花；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的上面低垂下了头；不结果的老葡萄无人照看，藤条从一棵已为人们遗忘的枸杞树枝上垂挂下来，摇晃着叶茂的枝头，慢悠悠的，却不停下来，带着一种哀怨似的。

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树挺立在院落的一角，高大的树干好像是一座由茂密的树叶堆成的巨塔，四下探出乳白色的花朵。蒙泰尼坐在一只做工粗糙的、挨着树干的木凳上。亚瑟在大学里主修哲学，因为他在书本上遇到了一道难题，所以就来找他的“Padre”解惑答疑。他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是蒙泰尼里对他来说却真是一本百科全书。

“这会儿我该走了。”等那一个章节讲解完后，亚瑟说道，“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就走了。”

“我不想接着去工作，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再待上一会儿。”

“那么好！”他靠在树干上，抬头透过影影绰绰的树叶，遥望寂静的天空里第一批已经在那里闪烁的暗淡的星星。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长在黑色的睫毛下面，梦幻似的神秘。这双眼睛遗传自他那位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蒙泰尼里转过头去，以避免看见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很累，Carino。”蒙泰尼里说道。

“没办法。”Padre立即注意到亚瑟的声音带着丝丝倦意。

“你不应该这么早就上大学，那会儿照料病人整夜都睡不了觉，身体全给拖垮了。你在离开里窝那之前，你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不，Padre，那有什么用呢？母亲去世之后，那个鬼家我就待不下去了。朱丽亚会把我逼疯的！”

朱丽亚是他同父异母兄长的妻子，对他来说她确实是一根毒刺。

“我不应该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蒙泰尼里轻声地说道，“我明白那样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希望你能接受那位做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假使你在他家住上一个月，回头再去上学，你的身体会好很多。”

“不，Padre，我不该那样做啊！华伦一家人都很好，和气得很，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而且他们还觉得我可怜，我从他们的脸上会看出来。他们会设法安慰我，谈起母亲。琼玛当然不会那样，她总是知道那些话不该说，甚至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如此。但是其他的人会说的。还有——”

“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根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来，神经质

地用手将它们揉碎。

“我在这个小镇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他在片刻之后说道。

“那里的几家店铺，在我小时她常去给我买玩具；沿河的道路，她在病重之前我常扶她去散步。不管我走到哪里，总是让我触景生情。每一位卖花的姑娘都会手捧鲜花向我走过来——好像我现在还需要它们似的！还有教堂——我必须离开那里，离开那个令我伤心不已的地方——”

他打住了话头，坐下来把毛地黄撕成碎片。悠长而又深沉的寂静，以至于他抬起头来，纳闷神父为什么不说话。木兰树下，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一切全都显得若隐若现。但是还有一丝余光，在这丝余光中蒙泰尼里脸色煞白，特别吓人的。他正低着头，右手紧紧地抓住木凳的边角。亚瑟转过头去，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惊愕不已。他好象是在无意之间踏上了圣地。

“我的天啊！”他想，“在他身边，我显得如此渺小，多么自私！即使是他遇到了我这样的不幸，他也不可能感到更加伤感。”

蒙泰尼里随即抬起头来，朝四下看了看。

“我不会强迫你回到那里去，现在无论怎样我都不会那么做，”他满含深情地说道，“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条，今年放暑假时好好地休息一下。在我看来你顶好还是远离里窝那地区，我可不能眼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Padre，您在神学院放假时会到哪儿去？”

“我会带着学生进山，就像以往那样，照看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是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完假后就会回来。那时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散散心。你跟我去，我吗，我可以领你到山里作长途旅行，而且你会愿意研究一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

地衣。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身边，你会觉得十分乏味吗？”

“Padre!”亚瑟拍起手来，朱丽亚说这种动作流露出“典型的外国派头”。“能和您去，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只是——我不知道——”他打住了他的话头。

“在你看来，伯顿先生会不同意吗？”

“他当然不会乐意的，但是他也不好对我横加干涉了。我而今都已十八岁了，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兄长，我看不出我应该对他俯首帖耳。他对母亲总是不好。”

“但是他如果当真反对，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违背他的意愿。否则，你会发现在家里的处境会更难——”

“一点也不会更难!”亚瑟满脸怒色，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总是恨我，过去恨我，将来还会恨我——这与我做什么没有关系。另外，我是同您、同我的忏悔神父一道外出，杰姆斯还怎么能当真反对呢？”

“可是你要记住，他还是一位新教徒。你还是给他写封信吧，我们不妨等一等，看他怎么说。但是你也不要操之过急，我的孩子。不管人家是爱你还是恨你，都要检查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委婉地道出责备的话来，一点也不会让亚瑟听了脸红。“是的，我知道的。”他答道，并且叹息了一声。“可这也实在太难了——”

“星期二晚上你没能过来，我感到很遗憾。”蒙泰尼里说道，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话题，“阿雷佐主教到这儿来了，我是想叫你见见他。”

“我答应了一个同学，要参加他的集会。当时他们在那儿等着我。”

“什么会议?”

听到了这个问题，亚瑟似乎有些窘迫。“它、它不、不是一次正、正常的会议，”他说道，因为紧张而有点口吃。“从热那亚来了一个学生，他给我们作了一次发言，也算是、是——讲演吧。”

“他还讲了一些什么?”

亚瑟有些犹豫。“Padre，您不要问他的名字，行吗？因为我答应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并且如果你已经答应过保密，你当然绝对不能告诉我。但是到了现在，我想你该信任我了吧。”

“Padre，我当然信任你。他讲到了——我们，以及我们对人民的责任——此外，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讲到了——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以便帮助——”

“帮助哪个?”

“帮助农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接着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身看着他，语调很庄重。
“这事你考虑了多长时间?”

“自从——上年冬天。”

“是在你母亲去世之前？这件事她知道吗?”

“不、不知道。我、我那时对这并不关心。”

“那么如今你——关心这事吗?”

亚瑟又揪下了一大把毛地黄花冠。

“是这样的，神父，”他开口说道，眼睛盯着地上。“在我入学考试的准备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学生。你还记得吗？呃，

有些学生开始对我谈论——所有这类事情，并且借书给我看。但是我对这事漠不关心。当时我只想早点回家去看母亲。你知道，那房子地牢一般，和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十分孤单。朱丽亚那张嘴会把她给气死。后来到了冬天，她病得非常厉害，我完全忘记了那些学生和他们的书。后来，你知道的，我就根本不到比萨来了。如果我想到了这事，我当时肯定会跟母亲说的。可是我就是没有想起来。后来我发现她要死了——你知道的，我几乎是一直陪着她，直到她死去。我常常整夜不睡，琼玛·华伦白天会来换我睡觉。呃，就是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这才想起了那些书来，以及那些学生所说的话——而且思考他们说的对不对，以及我们的主对这事会如何说。”

“你问过他吗？”蒙泰尼里的声音也并不十分平静。

“问过，Padre。偶尔我向他祈祷，求他告诉那些事，我该做，或者求他让我同母亲一起死去。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的答复。”

“你一个字也没有跟我提过。亚瑟，我希望当时你会信任我。”

“Padre，您知道我信任您！可是有些事情您不能随便说。我——在我看来，那时没人能够帮我——甚至连您和母亲都帮不上我。我的答案就在上帝那里，我必须亲自得到它。您也知道的，这关系到我的一生以及我整个的灵魂。”

蒙泰尼里转过身去，凝视着枝繁叶茂的木兰树。在暗淡的暮色里面，他的身形变得模糊起来，就如是一个潜伏在颜色更暗的树枝之间的鬼魂。

“后来呢？”他慢声细语地问道。

“后来——她就死了。您也知道的，最后的三天晚上我一直陪着她——”

他说不下去了，停顿了片刻，只是蒙泰尼里一动也不动地静坐着。

“在他们把她安葬之前的两天里，”亚瑟继续说道，声音放得更低，“我什么事情也不能想。后来，我在葬礼之后就病倒了。你还记得吧，我都不能来做忏悔。”

“是的，我也记得。”

“呃，那天深夜我起身走进母亲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神龛里那个巨大的十字架还在那里。我心想也许上帝会给予我帮助。我跪了下来，等着——等了一个夜晚。到了早晨，我醒悟了过来——Padre，没有用的。我解释不清。我看见了什么，我无法告诉你——我自己一点儿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已经回答了我，而且我也不敢违抗他的意愿。”

他们默不做声，在黑暗之中坐了一阵。蒙泰尼里随后转过身来，把手放在亚瑟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上帝不许我说他没有跟你讲过话。但是记住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处境，不要把悲痛或者患病所产生的幻想当作是他向你发出了庄严的感召。假使他的确是通过死亡的阴影对你作出了答复，那么他的意思你千万不能曲解。你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亚瑟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作了回答，似乎是在背诵一段教义问答。

“献身于意大利，帮着把她从奴役和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且驱逐奥地利人，使她成为一个共和国，没有国王，而只有基督。”

“亚瑟，你真不会说话！你甚至还不是意大利人啊。”

“这没有什么区别，我只是我自己。上帝的启示，我既然已经得到了，那我就为她而献身。”

又是一阵沉寂。

“刚才你讲的就是基督要说的话——”蒙泰尼里慢条斯理地说道，可是亚瑟打断了他的话。

“基督说：‘凡为我而献身的人都会获得新生。’”

蒙泰尼里用一只胳膊撑着一根树枝，另一只手遮住了双眼。

“坐一会儿，我的孩子，”他最后说道。

亚瑟坐了下来，Padre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

“今晚上我不能跟你展开辩论，”他说，“太突然了，这件事对我来说——我没有想过——我必须安排时间仔细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确切地谈谈。可是现在，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在这件事上遇到了麻烦，假设你——死了，我会心碎的。”

“Padre——”

“不，让我把话说完。有一次我告诉过你，在这个世上除了你之外我没有一个人。这话的意思，我认为你还没完全理解。人在年轻的时候很难理解这话的意思。假如我像你这么大，我也理解不了。亚瑟，你就像我的——就像我的——我亲生的儿子。你明白吗？你是我眼里的光明，你是我心中的希望。为了不让你走错一步路，毁了你的一生，我情愿去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不要求你对我作出什么承诺。我仅恳求你记住这一点，而且事事小心。在你毅然决然地走出这一步时好好想一想，如果你不替你那在天堂的母亲想想，那也为了我想一想。”

“我会的——而且——神父，为我祈祷吧，也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默地跪了下来，蒙泰尼里默默地把手放在他那垂下的